

分配不均大哉問——

關於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》

文・圖／林明仁 張耕齊

白 1980年代以來，許多國家或多或少都可以觀察到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現象。這當中，似乎以美國為最嚴重。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（Occupy Wall Street）更讓有關「1%對99%戰爭」的爭論達到高峰，並持續盤踞美國媒體公共政策討論的核心版面。

許多經濟學家重視這個現象，並努力尋找解釋，但經常落入資料不足的窘境裡。可能原因是分配不均本身具有強烈的路徑依賴（path dependence）特性，即其前後幾年間的分配不均狀況不會有太大差別，要分析造成惡化因素便格外困難。也因此，勢必需要更豐富、更一致的跨國、跨時資料，以便瞭解在比較不同或是給定類似制度之下，分配不均到底會受到哪些因素影響。

一本暢銷書的形成

有鑑於此，2000年起，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便與許多國家的經濟學者合作（如研究美國資料的Emmanuel Saez與英國的Anthony Atkinson），試著挖掘各國長時間的所得與財富歷史資料，找出較為一致的衡量方式，以作為所得分配研究的基礎，並把資料發布在全球頂尖所得分配資料庫（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）。^[1]該資料庫目前已收錄近30個國家的資料，包括臺灣在內未來會有更多國家的資料將公布。^[2]

除了整理資料之外，Piketty進一步把他個人

對造成貧富不均機制的理解融入，集結成厚達近700頁的專書：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》（Capital in the Twenty-First Century）。這本書出版後頓時引起風潮，大眾媒體與學術界都廣泛討論，更創下哈佛大學出版社有史以來最快的銷售記錄：8萬冊在兩個月內就銷售一空，追加20萬本。^[3]書目前已翻譯為30多種語言，至2015年1月止，全球共賣出約150萬冊。^[4]

作者應邀來臺

這本書的繁體中文版於2014年11月出版，Piketty也於11月16日應邀來臺，先是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演講，並與幾位工商界大老對談，有精采的交鋒；^[5]隔天受邀至中央研究院演講。而本校社科院與人口研究中心則於17日下午邀請他來臺大，與學生座談。

在這場對談中，學生問了許多問題：如全球資本稅如何實施、教育政策（如選才方式、學費補貼）在分配不均所扮演的角色、極端不均可能造成的影響，以及退休金造成世代間反向財富重分配如何解決等等，Piketty都一一作了回應，並在後來的專訪表示，在訪臺行程當中，與臺大社科院青年讀者對談，讓他留下深刻印象。^[6]有興趣的讀者可在網路上收看現場實況。^[7]

這本書的賣座並非偶然，在對的時間用容易理解的方式嘗試解答一個眾人關心的問題。即使

未拜讀過本書，也或多或少知道這本書的一大「賣點」：資本報酬率(r)大於經濟成長率(g)，使得財富增加速度高於勞動所得累積的速度，進而造成貧富不均惡化。看似直接而簡單的邏輯，事實上卻應該需要經過更仔細的推論。以下我們精要描述這本書提出的幾點看法，最後呈現一些其他學者的意見。

分配不均的衡量與長時間資料的發現

這本書主要運用3種不同衡量分配不均的方式。第一種是把一個社會想像成只有兩種人，即勞工與資本家，再利用國民所得帳，把國民所得拆解為透過勞動賺來的比例（即勞動份額，labor share）與透過資本賺來的比例（即資本份額，capital share），觀察兩者間的消長。第二種衡量方式是以個人為基礎，看賺取前1%或前10%高的勞動或資本所得（income）者，所賺取的錢占社會整體勞動或資本所得的比例。最後一種衡量方式與前一種類似，只是從存量的觀點，來看前1%或前10%高財富（wealth）的擁有者，擁有該社會多少比例的財富。

透過長時間的資料，我們可以觀察到幾個現象：首先，不論是用哪種方式衡量，在兩次大戰期間，分配不均的狀況最輕微（也許是透過戰火的摧殘直接破壞了資本，或是資本價格大幅下跌，間接造成）。其次，在相同比例下，不論何時何地，財富分配不均的情況始終高於所得分配不均的情況，但是當今財富分配不均的情況遠不如於一戰前夕嚴重。Piketty把這個現象詮釋為收租者（rentiers）於一戰後瓦解，而世襲中產階級於二戰後崛起（the rise of patrimonial middle class）。

第三，比較美國與歐陸，可以觀察到，歐陸在一戰前的所得與財富不均度，均遠高於美國；但是今天，美國的不均度卻反而高於歐洲。Piketty認為，這主要是歐美採取了不同的稅制所致。最後，比較勞動所得不均度與資本所得不均度間的惡化的幅度，也可以看出80年代後惡化的貧富差距，幾乎都是來自勞動所得不均度的惡化，而非資本所得不均度的惡化。不過，這與本書想要強調重點，即資本所得不均度的惡化，其實有所不同。

$r > g$ 理論的侷限性

面對如此紛雜的現象，實在難以用單一個理論來解釋。事實上，這本書至少提到了兩個不同的理論，用來解釋兩種不同的分配不均衡量方式。前面提及 $r > g$ 的理論，有美國前財政部長Lawrence Summers、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Greg Mankiw與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與哈佛政治學者James Robinson批評，無法解釋資本份額的增加與所得（income）不均的惡化，其原因有三。^[8]

首先，縱使資本報酬再高，只要富人的儲蓄不夠多，便無法把該報酬存起來，貧富差距也無法擴大。其次，富人擁有資本，持續投資以賺取資本報酬之下，必定也會面臨報酬遞減這個經濟學鐵律的限制，因此 r 不可能一直都大於 g 。最後，富人也會面對其他的問題，如必須分配財產給後代、必須交較高的稅給政府（Mankiw），以及富者難以恆富的社會流動（Acemoglu & Robinson）等限制。此外，目前在實證上，也仍然找不到 $r - g$ 與所得分配間存在正的相關性（Acemoglu & Robinson）。

Piketty後來在2015年1月的美國經濟學年會

上也承認，他自己不認為 $r-g$ 是個很好解釋所得分配不均的方式，尤其不能解釋80年代以來惡化的勞動所得不均度。事實上， $r-g$ 可能只能用來解釋最頂尖富人的財富分配不均度的惡化（他與共同作者在未發表的文章裡，證明了 $r-g$ 是一種財富分配不均衡量下的增函數）。^[9]在他篇幅浩大的書裡，似乎也是想以這個論調來處理 $r-g$ 的問題，不過也許說得不夠清楚，造成廣泛的誤解。

以成長模型解釋資本份額的上升

另外，在書的前半段，他使用經濟成長模型，解釋在經濟成長與人口成長趨緩下，資本／所得比會上升。然而，也有經濟學家批評他忽略了折舊的作用。一旦考慮折舊，資本／所得比不可能如他所預期般無限制地持續上升。^[10]先假設他對資本／所得比上升的預期是對的，他又進一步猜測資本與勞工間的替代彈性大於1，使得資本容易替代勞工，以至於雖然資本／所得比上升，但資本報酬仍然不會下降，因此進一步使得資本份額上升。但是，這樣的猜測，與多數實證上對替代彈性的估計結果並不吻合。^[11]

雖然Piketty的書中許多結論仍待持續討論與

實證檢驗；但在書市刮起的旋風與帶來的新資料，似乎讓學者們再次重視有關分配不均的問題，也把部分的知識普及至大眾，也算是對經濟學知識累積與傳播有正面貢獻。（本期專欄策畫／社會科學院林惠玲院長）

[註]

- [1] 參見goo.gl/lXx5p0。
- [2] 有關臺灣資料的報導，可以參考goo.gl/KMvuc4。
- [3] 參見goo.gl/c2sprk。
- [4] 參見goo.gl/KDyY7t。
- [5] 參見goo.gl/mQryb9。
- [6] 參見goo.gl/t5qZFF。
- [7] 參見goo.gl/oilLMx。
- [8] Summers的批評，參見goo.gl/9Fr8fX。Mankiw的批評，參見goo.gl/2zHely。Acemoglu與Robinson的批評，參見goo.gl/yhmijy。
- [9] 參見goo.gl/4LiWkC。
- [10] 參見Krusell與Smith的討論goo.gl/ddM1j9。
- [11] 可以參考前列Acemoglu與Robinson一文的討論。



林明仁小檔案

1992 年經濟系畢業。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。現任臺大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主任、臺大經濟系教授。專長為勞動經濟學、法律經濟學、健康經濟學以及人口學。

張耕齊小檔案

2015 年經濟系畢業。現為臺大經研所碩士生，興趣為從大歷史角度探討經濟發展。